摇序 言

摇摇人世间的许多事情都很奇妙：人们最熟知的对象往往并不真知，经常在讲说的事物恰恰最难说得清楚。“人”就是这样的对象，“哲学”也属于这样的事物。历来，“人”被人们看作最难理解之谜，“哲学”自己总在不断追问什么是哲学，这显然不会没有某种道理蕴涵其中。

在我看来，这两个问题其实是连理而生的一回事。一旦人的谜底被揭开了，哲学是什么也就容易说清楚；反之，如果哲学弄清了自己的本性和身世，也就表明人开始走向充分的自知和自觉。我把这叫作：人是哲学的奥秘，哲学不过是人的自我反思、自我意识理论。这句话不只包含人和哲学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的意思，它还意味着：我们必须从人去理解哲学，才能把握哲学的真正的本性；也只有从哲学去把握人，才能理解人和人生的真谛，虽然研究人的学问有许多，哲学除了人也还要去研究外部世界。

我们都是人，而且就生活在人际关系中，“人”对我们竟然成了难解之谜，这究竟是为什么？如果这样地提出问题，我们就只能说：人之为人的奇特性质正是在此。

人来自于物，人原本就是物，然而他却突破了物种的限制，具有了某种超物性；人是生命存在，同样有生也有死，人却从来也不满足于生命存活，总要去追求神圣的永恒生存。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仿佛来自两个世界，生活在两个天地里，全身充满了“二律背反”式的自我矛盾：人依赖着自然，又要不断去否定自然；人要与物区别开，又必须同物结为一体；人以自我为中心，却又只能在他物中去实现自我；人本属软弱的动物，却有能力与大自然抗衡；人的生命很有限，生存价值却可以是永恒的；人受制于必然性，却又能够同时享受自由；人并未走出自然，却完全超越了物种的局限；如此等等。人真是一个奇妙的存在，以致我们说他是“超物之物”、“超生命的生命”、“超自然的自然存在”也完全不过分。这怎么能够理解呢？在历史上，正由于人们解释不了这种矛盾性质，所以只好说“什么是人？一半禽兽，一半天使”。了解了人的自我矛盾性质，再听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感到奇怪，反而可能认为它有一定的道理了。

说人是一半禽兽、一半天使，这话有二元论之弊。但转换一个角度去理解，这句话也有它的合理意义，它向我们表明：人不是一种单纯的存在，既不能把人看作单纯的物，也不能看作就是神，然而人又既是近于物同时又类于神的存在。事情的确是这样的，这里就体现了人不同于他物的奇特性质。对于人，我们已不能再用单一化的绝对观点和对象性的意识去看待，像通常认识其他物那样去认识，而必须用完全新的观点和特殊的方法，即运用两重化的观点，通过自我反思的意识，我们才能把握人作为人的本性和特质。

所以在我看来，认识人的最困难之处，不是难在你把人看作什么、规定为什么，由此把人同物区别开来，这点是容易做到的；主要是难在怎样去看人和怎样去规定人的这个问题上面。如果我们不改变认识的通常观点和方法，仍然按照认识物的方式去看待人和人的本性规定，试图以形式逻辑的方法从人

身上找出区别于他物的单一本性，那就不管我们把人看成什么、规定为什么，他也只能是一物，哪怕那是一个特种之物、神圣之物，例如理性动物、文化动物、符号动物、社会动物等等说法，人终究还未跳出动物的圈子，他只不过是具有某种附加值的动物，永远不会是活生生的人。以往人们关于“人”的看法，总是落入抽象化的观点，摆脱不了僵化性和片面性的弊病，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人的本性是双重性而非单纯性的，是自身肯定而又自身否定的，这样的双重性就是一种“超越性”，它意味着人既是对物的规定的超越，也是对生命的局限的超越，而且人对自身也同样是永远处在不断超越之中的。

如果说生命的产生是自然进化的一次重大飞跃，那么人的产生，则可以看作是生命进化的重大飞跃。人生成为人，便意味着“生命”的本性、功能被提高到了完全新质的水平，他已是超生命的生命，我们就不能仍然从生物生命的观点去理解人了。按照我的观点，我认为应该说人在自然给予的本能生命基础上又进一步创造出了属人的自为生命，人是具有双重生命的存在，这样才能表达出人之为人的特质来。关于双重生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有这样的说法，我们往往把人的生命区分为自然生命、生理生命、心理生命、社会生命、事业生命（如艺术生命、科学生命、体育生命、哲学生命等等）……这些生命不但不是等值的，生命的长短也各个不同。这种说法就表明了，人的生命并非单一的而是多重性的，不完全是给予的而是由人自己创生的这种特点。

生命的双重性，使人必须经历二次的生成。人不像猫，猫生下来就是它自己，取得猫的生命它就已经是猫，对猫来说并

不存在“为猫之道”的问题；人则不同，人仅仅有了自然给予的生命还不能算作完成的人，必须再次获得人的第二生命他才能够成为真正的人。猫无须去做猫，人则必须去“做人”，还要讲求“为人之道”，只能在做人中成为人，并成就他自己。所以生而为人，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远不如做动物省心；然而人所以优越于动物之处，人之为人的高贵之处，甚至做人的“神圣性”，也正是体现在这里。

猫不必去做猫就能成为猫，这说明猫是没有它的自我的，它的一切都在自然掌握之中，它的本性是预成的，命运是前定的，行为是程式化的，它仅仅属于它的物种，自己没有任何作为的。人之为人的特点和优长恰恰表现在这里，人不甘愿于人以外的力量的主宰和摆布，人要自己规划自己的人生、安排自己的生活、支配自己的行为、掌握自己的命运，以便发挥和实现人自身的创造价值，这才使他成为了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动物与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与动物的不同就在于，生命活动对人来说已变成人“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这就是说，人的生命活动是由人自己主宰着的，人的活动是一种“自由的活动”；其实所谓“人”，在这一意义上也就是生命的自由主宰者的意思，我们通常说人是“主体”，其含义也在于此。如果我们嫌做人麻烦，省去了这里的一切，人之为人的优越性和高贵性也就会因此统统失掉。

动物只有它的生命生活，那是很单调的生存式的生活——如果能够把它称作生活的话。维持并延续物种生命，这就是动物奔波终生的最高追求和惟一目的。所以动物日常吃饱了，喝足了，便悠哉游哉，无所事事。对人来说就不同了。人也很宝贵从自然获得的物种生命，只是因为只有以它为基础和前提，

才有可能进一步去创造和实现具有永恒价值的自为生命。人的出现已赋予了生命以完全新的价值和意义，生命的生存已不再仅仅是为了生命本身。通过人的生命活动，打通生命与无生命的界限，实现整个存在的一体化，发挥存在本身蕴涵的内在潜能，进而使宇宙走向活化，变成本质统一的类存在，这才是人的生命的最高目标和价值。

从这一意义我们应该说，人是肩负着使存在走向活化，即类化存在的使命来到世上的，所谓人的生命，可以看作也就是“宇宙生命的人格化身”。

所以人是不会仅仅满足于生命的存在的，“存在”对人来说，首先是在于它的“意义”，意义是人之为人的生活内涵。那种“宠物”的生存方式虽然十分惬意，它只能对猫和狗有吸引力，绝非人所追求的目标。在我们的生活中，不论思索过还是没有思索过人生的人，甚至包括某些孩童都会有这样的体验：人都希望在他人中间占一席位置，不愿成为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人；人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别人看不到自己的存在、把自己当做不存在。人要表现自己，追求“自我实现”，无非就是要证明自己的存在，甚至人在婴儿时期就已经有了这种本能，要用“啼哭”来表示自己的存在。“存在”对人怎么会成为问题，变得如此重要呢？其实，这里蕴涵的主要是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存在对人并不是问题，人最惧怕的，是自己成为“无意义的存在”、“毫无价值的存在”。

人作为人的生存的价值和意义是多方面的，归结到一点来说，就在于发挥“创造性”。创造属于生命的潜能，在这一意义上，人的超生命（即类生命）价值又只有通过生命活动才能体现和实现出来。因而人的生活无论内容和形式都是丰富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采，人的“活法”也总是多种多样的，这点和动物也完全不同。

这一切表明，“人”这一称呼本身就是高贵的，甚而可以说有着神圣的意味儿；我们作为人来到世上，这点是值得庆幸的，应当感到自豪，因而也就要好自为之，善待他人；敬重人格，讲求修养，以便提高我们做人的水准，无愧于人的称号。

我的本意是要向读者介绍并推荐《哲学与人生》这本书，一上来先就发了这样一通议论，我想读者不会认为这些议论与本书毫无关系。哲学与人生，像我在开头所说的，它们的关系实在是密切不可分。人总要超越现存、超越自我，这个人生的理想和追求——是人活着的意义，表明人天生是具有“形而上学”本性的，也就是说人的生活是具有哲学本性的生活，除非庸碌一生、无所追求——人是不会甘心于这种生活状态的，只要人们去审视自己的人生、选择生活的道路，就会进入“哲学”的思考，尽管许多人并不意识这点。人们常常把哲学看得很玄妙、很神秘，认为哲学距离自己的生活很遥远，那是同我们过去按照传统习惯，使哲学本身就脱离了生活，甚至故做高深的样子有着一定的关系。真正地说来，哲学应当就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生活样式，它的根子是深扎在人的现实生活中的。所以，从哲学去谈人生，正是发挥哲学和人生的本有之义。更多的道理这里不必再多说，作者在本书的导言和正文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关于《哲学与人生》这本书的内容，我不想再作介绍，读者阅读本书自会了解；对于这本书的价值和意义，我在前面说的那些话中相信读者已能看得出来，也不必再去啰嗦。这里我只想就本书的作者说几句我留下的印象。

本书作者张曙光，是一位中年哲学教授。人在中年，是风华正茂的时光。他从事哲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多年，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功底，加上他热爱生活、脚踏实地、朴实无华、勤恳好学的思想作风，近些年来在学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我一直认为，“学问”不仅仅是一种知识、一种能力，也不仅仅是一种智慧，而且是一种境界，是一种人品，是一种人生态度。处在何种样的精神境界，只能发现何种样的问题，做出何种样的学问，取得何种样的成就。为什么有些很有聪明才智的人，却做不出很大的学问，一生只能在他人或书本的夹缝中讨生活？为什么同样研究哲学，有人当做事业用于提高人生境界，有人却当做敲门砖只是用于个人“投机事业”？这不能不说和一个人的人生态度、精神境界、为人品格、思想作风有着密切的关联。从这一意义说，张曙光写出的一些文章令人瞩目，这不仅是指文章的学术内容，也包含文章的思想境界和语言风格，就是十分自然和必然的事了。我是相信“文如其人”或“人如其文”这句古话的。

我说这些话不是有意要去“包装”作者，我只是想说明，由张曙光来写《哲学与人生》这样题目的书，我认为是称职和得当的。当然这并不意味这本书已很完善、没有可指责的缺点。这种内容的书一个人写来一个样，不同视角和风格的这类著作，对人们都会有教益。我相信，张曙光这部著作是不会辜负读者的期望的。

最后，还想说明一点。本书作者是张曙光，我的一位已毕业的博士生也名张曙光，他们两人的年龄差不多，又都是搞哲学的，其实他们是两个人。本书作者是江苏人，长期生活在河南，现在武汉工作；另一位是浙江人，长期在上海工作，现在

在深圳。两个张曙光都和我结下了哲学因缘，我感到十分的荣幸，但也表现出我们的人口实在够多了，以致文词已经不够使用，到处都会遇到重名之人。究竟如何从署名中区分开他们两位，我也拿不出好的主意，这里由我把问题敞开，引起人们的注意，我所能做的不过如此。

高清海

1997 年 4 月 15 日于长春

摇导 言

人生：哲学的永恒主题

一、谜一样的人生

天上的云自卷自舒，地上的花自开自谢，我们活在世上的人，也正在自己铺展、渡过自己的人生。

人生，是一个人人都熟知的字眼。人一生下来，即踏上了人生的旅途，直到死亡。人生就是人从生到死的整个生命历程，它为每一个人所拥有。如果不去深究，谁也不会对人生感到陌生，更不会感到神秘。

人生天地间。一如天地间一切物之有生有灭，人之出生入死，亦是天地间极自然的一件事情。然而，人与天地间之一切物又何其不同！物之生与灭，一任其自然，无喜无悲、无轻无重；人之生与死，则自然而又超自然，喜，可心花怒放，悲，可柔肠寸断；轻，可轻于鸿毛，重，可重于泰山。人，生死之事大矣！而在诞生和死亡这两个人生的极点之间，人之有理性有感情的生命旅途，对于人自身而言，与天地间一切物之自然地持续，又是何其相异！苦与乐、悲与喜、得与失、进与退、荣与辱、福与祸、顺与逆、成与败、爱与恨、亲与疏、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诚与伪、是与

非、正与邪、廉与贪、文与野、雅与俗、义与利、公与私、人与己、情与理、灵与肉等等纠葛与矛盾，与一切物无缘，而与哪一个人没有挂碍？哪一个人又能够逃得脱？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些纠葛与矛盾构成了人的曲折繁复、扑朔迷离的生命旅途，形成了人生谜一样的性质，而又激发着人自己对人生之谜的寻思和求索。

而一旦人们试图去窥破人生的底蕴、揭示人生的意义、洞悉人生的真谛，从而使自己成为人生的主宰，他就会对人生发出“难”的感叹。

柏拉图在他的美学著作《大希庇阿斯篇》中，曾假别人之口道出“美”的怪异：他开始觉得“美”是个微不足道的问题，寻常简单得很，待经过一番辩论之后才发现问题并非如此，他不由得感叹说自己清楚地了解了一句谚语：“美是难的”。是的，美是难的，然而人生是更难的。“美”是属于人生的，是人生自由的形式、象征。而人生，则是由自由和不自由按无限多样的比例合成的人的世界。要把握这个无比丰富、无穷变易的人的世界，岂能不难?！人生，也许对每一个人来说，都会有“你不问我还知道，你越问我越糊涂”的感觉。既然到头来也只能是一个糊涂，何不一开始就安然于混沌的糊涂状态？是的，人也可以浑浑噩噩地生，稀里糊涂地死，而不试图去破译人生之谜，这样，他倒不会感到人生的神秘莫测，甚至不会特别地感到人生的矛盾与痛苦。然而，他也不会体验到做人的尊严与自由、人生的幸福与美好。这样，他与一头猪也就差不到哪里去。

人生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好歹都要走完自己的人生

之旅。然而，人毕竟不是猪。人既然有意识地活着，他就必定要凭借自己的意识努力去思索、去认识人生，哪怕得到的多半是一些问题，而不是答案：

人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纠葛与矛盾？如果这些纠葛与矛盾消失了，人生还存在不存在？

同样是人生，为什么有人一生春风得意、腾达亨通，有人一生命途多舛、穷困潦倒？

如果“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为何善人未必有善报，恶人未必有恶报？

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斗争，是否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文精神为什么往往敌不过厚黑文化？

人生是难得聪明，还是难得糊涂？是沾光是福，还是吃亏是福？是平平淡淡是真，还是轰轰烈烈是真？

人生是愈来愈趋近于完善，还是愈来愈趋近于毁灭？是愈来愈走向光明，还是愈来愈走向黑暗？

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物种锐减，人类莫非真要毁灭自然而后自毁？人生“为我”的价值取向是否会改变？

为什么科学越发达，物质越丰裕，人的精神反而越感到空虚，心灵越感到孤寂？莫非虚无比存在更真实？

人生到底系于先天的命运，还是系于后天的机遇？到底取决于必然的铁律，还是取决于自由的意志？

人的意志和情感在死亡面前又有多大作用？既然人终不免一死，生前的努力又有什么意义？

人生如旅途，然而何处是归宿，何处是家园？人生有没有终极的目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摇摇人是否要皈依于对冥冥之中的“神”的信仰，方能使人生充实，使人生赋有意义？

……

对于人生之谜的寻思与求索，自古到今，何曾间断？早在二千多年前，中国的一位大诗人屈原就不惮于“路漫漫其修远兮”，而矢志于“吾将上下而求索”。他的求索是那样的敏锐、执著、博大、深邃，然而终于不得其解，于是便有了那震聋发聩、响遏行云的“天问”。天问，既是向天发问，亦是向人发问，既是问宇宙究竟，也是问人生至极：

遂古之初，
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
何由考之？
冥昭瞢暗，
谁能极之？
冯翼惟象，
何以识之？①

问天便要问人，因为天要人来确证，人要天来覆载，天与人相关连、不可分：

① 那远古开端的情况，究竟是谁传述下来？那时天地尚未形成，又根据什么去考虑？昼夜不分一片混沌，谁能予以彻底洞悉？元气充塞无形惟象，又如何能认识清楚？

女娲有体，
孰制匠之？
舜服厥弟，
终然为害。
何肆犬体，
而厥身不危败？①

宇宙、人生自何处来，又到何处去？天之道何在，而人之道又何在？幽幽冥冥的宇宙，纷纷扰扰的人生，如何理出一个头绪，寻出一个道理？莫非只有将一切都归诸于“天命”？然而，“天命”又是多么地不可捉摸：

天命反侧，
何罚何佑？②

即使诉求于“天命”，也仍然寻不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确切的答案。苦苦求索而终于自沉汨罗江的屈子未寻到，千年之下，自觉地应答屈子而写下了《天说》的柳宗元和《天论》的刘禹锡，所提供的解答又哪里是最后的真理？是的，即便是又一个千年之下的我们现代人，又何尝敢说已经渗透了宇宙人生？果真如此，现代人还会有那么多的困惑、焦虑、苦恼、忧伤吗？人世间还会有那么多的苦难、坎坷、仇

① 女娲有人面蛇身的形体，是谁能够把她形体造就？舜对他弟弟象那么和蔼，但最终还是要被象谋害。为何象如恶狗一样放肆，他自身却没有危险失败？

② 天命是多么反复无常啊，它究竟保佑谁把谁惩罚？

恨、厮杀吗？然而，那一代人又一代人的苦苦寻思与求索，难道只是自寻烦恼、自讨苦吃，终然是于事无补的空忙与徒劳，到头来应了西方一句谚语：“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

二、哲学：人生的自我觉解

并非如此。

海德格尔有言：思是存在的思，思是在存在田野中犁耕。人对人生的寻思与求索，本来就是人生的题中应有之义。人生运思何为？为的是人生的自我觉解，自我实现。

而能够使人生达到自我觉解的那种“思”，只能发生于人类一代人又一代人殚精竭虑、苦思冥想、探颐索隐、穷根究底、似乎远远超出人类智力的追问与应答。正是这种不懈的追问与应答，使人生之思不断地得到开发、磨砺而成为“慧思”——智慧之思。哲学，这一向来被人们誉为“爱智慧”的学问，正是智慧之思。智慧不同于知识，知识关乎具体事物，而智慧关乎整个宇宙人生；知识是人生外在经验的结晶，而智慧则是从人的生命深处发出的光。于是，在混沌的宇宙和蒙昧的人生的上空，一道由弱而强的光照射过来，宇宙和人生由是而逐渐变得清晰和澄明，连同宇宙的黑洞和人生的缺憾。

人对人生之谜的追问与应答也由之升华、深化了：

变动不居的人生中是否有确定性？如果没有确定性，人又何以能够谋划自己的生活？何以能够预测自己的行为？何以能够成就自己的事业？如果有确定性，它与不确定性又是

什么关系？

短暂有限的人生中是否有无限性？如果没有无限性，为什么文化总是以类相传？为什么爱情是每一代人的共同语言？为什么个人有生有死而人类则生生不息、连绵不断？如果有无限性，它与有限性又是什么关系？

平凡世俗的人生中是否有神圣性？如果没有神圣性，为什么人们心中都有不容违忤的道德律令？为什么人们为了信念可以献出生命？为什么造福于人类的先人往往被后人神化而得以永生？如果有神圣性，它与世俗性又是什么关系？

……

意识到人生的不确定性而寻求确定性，意识到人生的有限性而寻求无限性，意识到人生的世俗性而寻求神圣性……这就是人在生活中对生活本身、在人生中对人生本身的哲学思考。这些哲学思考意欲何为？意欲使人在人生中认识、超越、完善自身，意欲使人生进入真、善、美合一的圆满境界。

如果人生早已被铸成某种固定模式，如此之哲学思考岂非不切实际的奢望？

然而，人生有一种固定不变的模式吗？

青年马克思曾经这样写道：

> 自然本身给动物规定了它应该遵循的活动范围，动物也就安分地在这个范围内运动，不试图越出这个范围，甚至不考虑有其他什么范围存在。神也给人指定了共同的目标——使人类和他自己趋于高尚，但是，神要人自己去寻

找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神让人在社会上选择一个最适宜于他、最能使他和社会得到提高的地位。

天地间一切物的运命，确实早已被大自然一次性地给定了。一万年前的狮虎与今天的狮虎，一万年前的蝼蚁与今天的蝼蚁，其生存习性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一万年前的人类与今天的人类，其生活方式的差别却不啻天壤！

当混沌初开、人猿揖别，人的前后肢分别进化为双手和双足之时，人与自然命运的抗争也就开始了！人生本无路，他就用双手和双足披荆斩棘，为自己铺设出道路；人生本无家，他就用双手和双足筑墙建房，为自己营造出家园。当人类以血和泪的代价为自己创造出一个生活的“世界”时，他也就为人生赢得了自主和自由，使人生具有了价值和意义。而在不自主不自由处求自主自由、在无价值无意义处求价值和意义，这本来就是人发自于生命深处的形而上的冲动。这种形而上的冲动，可以说是创造着自己生活的每一个人都曾经拥有的。

朋友们，用心地想一想，当你意识到自己有一个不知自何处来、向何处去的无根无由的“人生”，而这个在宇宙中如一叶漂浮的孤舟之“人生”又是那样的似真似幻、亦实亦虚、生死无常、苦乐不均、祸福难测……你不是曾感到迷惘、焦虑和忧伤吗？继而，你的内心深处不是无可遏止地升起飞越时空、遗世独立、与天地并生、与万物齐一的无限憧憬吗？这一憧憬固然不乏幻想，然而它却使你从迷惘、焦虑和忧伤中超拔出来，勇敢地踏上漫漫人生路。显然，人的形

而上的冲动是对人生的自然界限的冲击、既定状态的超越和理想未来的探险，——而这一切都是人的生命实现自身的需要，是人的生命之知、情、意所发挥的功能。当着一个人不仅具有强烈的形而上的冲动，而且能够将这种形而上的冲动转化为活泼泼而又深沉沉的“思”时，他就能够真正摆脱人生的蒙昧与遮蔽，进入澄明的哲学殿堂。

我们且来看一位古人的“思”与“辩”。

这位古人是苏东坡，我们所要引证的他的“思”与“辩”笔之于他那篇脍炙人口的《前赤壁赋》。这篇赋描写的是宋神宗元丰五年秋季的一个傍晚，苏东坡与客人泛舟游于赤壁之下的江上，触景生情，浮想联翩；然而，苏东坡与客人虽然置身于同一山光水色，沐浴着同一清风明月，凭吊着同一历史胜迹，却生发出两种迥然不同的情愫和观念。客人感慨的是：当年曹孟德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苏东坡却大不以为然。他这样辩驳道：“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